



偵察兵的故事

徐行者 著

✓

康乐的故乡

——



偵察兵的故事

徐行者 著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1964年·哈爾濱

責任編輯：孟彬茹

責任校對：張文俠

封面設計：公 枰

扉頁繪圖：張作良

偵察兵的故事

徐行者 著

北 方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爾濱道里森林街14—5號)

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黑出字第002號

黑龍江新華印刷廠印刷 黑龍江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6}$ • 印張 $2\frac{8}{18}$ • 插頁 1 • 字數 43,000

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0,000

書號：0148

統一書號：10·133

定價：二角二分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我軍偵察兵对敌斗争的中篇小說。这里，有两个偵察兵載运重要軍需物資，夜渡老河口的惊险場面；有以林海涛为首的偵察小組，凭智謀与勇敢闖越毒龙桥的动人故事；还有林海涛帶領的一支小部队深入敌人心脏，强占四三二高地的激烈战斗；等等。

从这些故事里，我們可以看到，革命战士伟大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思想品質。

春天是多么美好啊！

早晨，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朝阳已经悄悄地爬进了綠色的紗窗，室內充滿一片生气。窗外，群鳥竞歌，百花爭艳，更是別有一番美妙景象。

我脫去軍上衣，穿好隔离服，坐在办公桌旁，开始迎接一天的工作。突然，电话鈴响了。

“外科嗎？你是苏芳同志？”我听出是院长的声音。

“新来的那个勘探队，昨夜在郊区爆破的时候，炸伤一位队员。他們沒有救护车，要求咱們军队医院支援一下。”

“情况严重嗎？”我問。

“沒有生命危险，但是要住院。这是他們的政委林海涛同志說的。”

“林海涛？”

“是的，林海涛同志。你認識他嗎？就这样吧，請

你赶快准备一下！”

听到“林海涛”三个字，我的心几乎要跳出了胸膛。不可能啊，在整整两年的漫长岁月里，我没有放弃过寻找一个生死不明的人的努力，然而，回答我的却是失望接着失望。生活是现实的，它怎能发生戏剧里通常描述的那种巧合哩！

然而，我还是决定亲自去一趟。

在救护车上，我不断地催促司机加快速度。司机不安地问我：“伤很重吗？”同车的护士抢着回答说：“当然很重！主治医生亲自往诊的患者，还有个不重的！”

救护车飞快地在郊外公路上奔驰着。这时我仿佛又回到了难忘的战争年代，脑子里飞快地展开了一幕幕的图景……

—

十三年前，我在南方一个城市医院里当护士，那时我只有十六岁。在旧社会里，我是一个受人歧视的孤儿，人们看不起我，好像我生来就犯下什么见不得人的大罪似的，既然人们都不理我，我又为什么要去巴结他们

呢？

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远远躲开我的。医院里有个护士长就特别关心我，起初，我以为她仅仅是可怜我这个举目无亲的孤儿罢了，经过一段时间接触，我才发觉她是个真正的好人。她不但常常帮助我解决生活上的困难，而且还诱导我思考了很多问题，比如：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穷人和富人？穷苦人能不能翻身？谁能领着我们赶走日本鬼子？……从此，我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吃人的人究竟是少数。渐渐地，我也愿意和一些人接近了。

不久，护士长又介绍我参加一个半公开的进步组织——读书会。它的成员，大部分是医院里的护理人员。我们是利用晚间集会，每周一两次不等。为了不让敌人了解这个组织的真相，我们学习的书籍，采用了公开发行的文化课本。常有些我不熟悉的义务教员给我们讲课，但并不是讲解课文，而是解说富人剥削穷人的道理，或是介绍国内外时事以及解放区的情况。……在这里，我第一次接受了真理的洗浴，我开始懂得了应该恨什么，应该爱什么。我热切地向往着新了解到的那个神话般的自由天地——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。

就在一九四二年春天，医院又开始裁减人員了。我本是名列被淘汰的人員名单之內的，可是，院长又决定把我当“礼品”送到他的一个外国朋友那里去当所謂“私人护士”，原因是我的相貌长得还不俗气。

我是一个人，我要过人的生活，我必须馬上离开医院。然而，天下虽大，何处是我的去处呢？我找不到答案。

夜間，我悄悄地爬到离我不远的护士长床鋪上，躺在她身旁，附耳对她傾吐了自己的煩惱。她用試探的口吻問道：

“你真不願意当私人护士嗎？”

“你也不了解我！”我像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几乎要哭了。

“別出声！別出声！当心吵醒別人！”她提醒我說。

“沒有办法我就要飯去！”

“这可不是好办法！”她安慰我說，“你放心地睡吧。明天再好好商量商量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我只得回到自己的床鋪上，勉强閉起眼睛，过了好久，才模模糊糊地睡去。第二天黎明，我走下床来，脑子里涌起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同护士长商量对策。不料，

她的床上連人影都沒有了。醫院里，她常去的地方我都跑遍了，也沒找到。

快上班了，她突然興奮地出現在我面前，意外地帶來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喜訊。她悄悄地告訴我：地下黨為了拯救我，決定送我去解放區。她还告訴我，那里和淪陷區不同，很多醫院都需要護理人員。……

事情進行得秘密而迅速。當天傍晚，我不聲不響地帶著簡單行裝，隨同護士長來到這個城市的江邊碼頭。她把我領到一只較小的民船近旁，在岸邊咳嗽了幾聲，然後問道：“林老板在嗎？”

船艙里有人應了一聲，接着便出來個中等身材的青年人，慢騰騰地走到岸上。他身穿一件天藍色的長衫，雪白的襯褂袖口翻卷在長衫袖外。頭戴一頂深灰色禮帽，帽沿低低地罩住前額，僅僅露出眉毛的上沿。方方的面孔，黑紅的皮肤。眼光是那麼深沉，他似乎有意將双眼眯縫着，隱藏住一種銳利逼人的神采。從他的穿戴裝束來判斷，儼然是個道地的商人；可是細一打量他的神態風采，卻又似乎不像。

“這就是我的表妹蘇芳。”護士長指了指我說，“不常出門，林老板，一路上拜托您了！”

林老板低声回答說：“放心吧，我們一定好好照顧她。”

护士长——我的大姐，用撫愛的眼光審視了我半天，附着我的耳朵問：“看你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的，怕嗎？院長的那幫狗腿子都上舞廳了，不會發現你的！”

我搖搖頭。我似乎並不怕什麼，只是激動得說不出話來，不知是因為過度興奮，還是因為舍不得離開大姐？！

大姐溫和地撫摸着我那被晚風吹亂的長發，把面頰貼近我的臉，柔聲說道：

“記住，到那邊要好好工作，聽組織的話；多和同志接近，不要挂念我們！”

接着，她瞅瞅我身上穿的還是不久前她送給我的深藍色旗袍，便又從身上脫下一件短外套，披到我肩上海。……

停了片刻，她故意大聲叮嚀我說：“妹妹，到家以後，趕快寫信來，免得我們惦着。”

就這樣，大姐向我告辭了。我戀戀不舍地看着她那逐漸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。此刻，真是千頭萬緒，說不清是酸是甜。

林老板见我呆呆地站着不动，他連声咳嗽着，示意叫我登船。最后，他大概等得不耐煩了，便輕声催促我說：“天快黑了，到船上歇歇吧！”說完，他就提着我的行李，上船去了，我也只得跟了上来。这时，我发现船头上还蹲着一位船老大，他个子不高，有着一副飽經风霜的黑瘦面孔，年齡大約在三十上下。他穿着一身打了补釘的粗布青衣，足登一双破旧的黑布鞋。头发新剃去不久，青色的头皮微微閃着亮光。我刚登上船头，他便連忙挪开挡在艙口的一张芦席，让我走进船艙。

随后，船老大又在艙里点起一只蜡烛。我見到周围堆滿各式各样包装整齐的貨物，从外皮上看，除了紙烟、火柴之类的物品外，似乎还有一些名貴的西药。

船老大热情地說：“把行李鋪在这儿吧。来，我帮你打开！”

“謝謝你！让我自己鋪吧。”我說。

“一家人嘍，謝什么？”船老大哈哈大笑說，“你們这些城里的‘洋包子’，就是会說客气話！”

这真是個痛快人，我只好一笑报之。他帮我打开行李以后，摸摸自己那发亮的头皮，似乎还想对我說什么，可是却被林老板招呼到艙外去了。

船艙里只留下我一个人。多少辛酸的往事，多少关于未来的憧憬，同时向我心头袭来。十六年的孤儿生活，人世間賜給我的只有被人歧視和受人侮辱。我渴望着真正的人的生活，多少年来，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幻影。今天，誰料到它竟要变成现实了。我几乎怀疑自己是置身于梦境之中，……我多么盼望有个知心人来听听我的傾訴啊！然而，在这江畔的孤舟之上，有誰能理解我呢？船上的主人——林老板和船老大，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我还不知道。临行前，讀書会的組織也沒有向我交代这点。想着想着，漸漸地我却模糊地睡去了。

不知經過多长时间，我被船身的顛簸惊醒。睜眼一看，天色已經微明，我发现桅杆上挂着半帆，林老板已經換了一身短打，正和船老大聚精会神地掌握着船舵，注視着航行的方向。

奔腾咆哮的江水发出雷鳴般的巨响，疾风恶浪，水天不分，使我这个沒有水上生活經驗的人感到震惊。波涛接連不断地冲击着小船，有时船身几乎要站立起来。由巨浪相撞而激起的水点，不时落在船头上，船艙里。我不知道与我共命运的这只小船，是否能經得住人們所說的“风险”。于是，我想从林老板或是船老大的表情上

探索出些消息来。这时，天色尚未大明，我没法看出他们的神情是否镇静，但是我却从他们稳健的动作上，判断出他俩一定都是最好的水手。小船是那樣的激蕩着，尽管我盘膝而坐，双手还牢牢地把着船板，但是仍然没法使身体固定不动，而他俩却稳如泰山，屹然不动地挺立在船尾，熟练地做着各种动作，是那样沉着老练，真像两位久經风浪的老舵手。

見到这些，我紧张的心緒漸漸平靜下来。同时，也不由得使我产生了怀疑：难道林老板真的会是一个商人嗎？

江上的风浪已經小了許多，巨大的江水轰鸣声也漸漸减弱。我听到船老大用夸奖的語气对林老板說：

“真行！想不到你三十六行，行行通，还是个弄船的老手！——今天的风浪多大！”

林老板用低沉的声音回答了他一句什么，我沒有听清。

天色已經大亮。我們的船橫渡过长江之后，便进入水面較窄的支流。两岸花紅柳綠，沃野千里，大自然的景色真是无限美妙。我的心情也随之感到分外舒暢。

在一株枝叶垂及水面的大柳树下，我們的船停下

了。我走出船艙，貪婪地呼吸着帶有特殊清新氣味的空氣。我想：一切都在開始改變，連空氣的成份也不一樣了。

“你早哇！”船老大像和一個老朋友打招呼似的對我說，“反正沒有事，為什麼不多睡會兒？”

“整整睡了一夜，你們什麼時候從江南動身的我都不知道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說。

“別說你不知道，就是南岸兩個崗樓上的日本鬼子也沒知道。”船老大摸摸他那發亮的光頭，得意地笑着說，“還有好戲文在後頭哩，等着瞧吧！”

“你別聽他的話，他總是喜歡添油加醋的，把事情弄得神秘化！”自登船以來，這還是林老板第一次對我說話哩。看來，他好像有點怯生，對我說話的時候，眼光先是盯着船老大，而後又移向遠方的水面。

我們在這裡休息了沒有多長時間，小船又繼續前進。不過，這回卻和先前不同，林老板不再幫着弄船了。他重新穿起昨晚穿過的那身長衫，獨自坐在艙口，眼睛不停地向兩岸張望。

莫非船老大所說的“戲文”就要開始了？我緊張地等待着。

我們的小船傍近右岸行駛着，前面不遠出現了丁字形的河面。當我們的船快要轉彎時，我發現河岸上有个哨棚，两个肩着長槍的偽軍正注視着我們的動靜。

“什麼船？靠岸！靠岸！”偽軍們一面吆喝着，一面舉起手中的步槍，把槍栓弄得嘩啦直响。

林老板慢騰騰地從艙口站起來，走到船頭上站定以後，用右手在空中晃了兩晃，不急不慢地說：“弟兄們，是我啊！”

“你是誰？”偽軍的語氣仍然很強硬，“不管什麼船都得靠岸檢查！”

船，慢慢停下了。林老板沒等偽軍上船，便搶先跳到岸上問道：“你們營長在家嗎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一个偽軍用懷疑的眼光打量着林老板。

“那就請你們通報一聲吧，說有个姓林的找他！”林老板神情嚴肅，那口气好像沒有商量的余地。

两个偽軍對看一眼，然后又叽咕了半天，終於有一个懶洋洋地離開哨棚，前去“通報”了。

隔不多久，突然有一陣刺耳的聲音隨風傳來，這是一個男人故意尖着嗓子在唱“小放牛”。我急忙抬頭看去，原來在不遠的小道上，有个“官長”打扮的偽軍，手

执一根柳条，像馬鞭似的揮舞着，一步三晃地跟在那个哨兵后面，朝我們走来。

来人在林老板面前站下，他先从头到脚地打量了林老板一遍，然后又从脚到头地复看一遍。显然，这是含有寻衅意味的。林老板沒有示弱，他也用一种逼人的眼光回敬了对方。

“我想見見你們营长。”林老板說。

“有什么貴干哪？”对方故意拖长語調問。

林老板不慌不忙地从身上掏出一封信来，交給对方說：“有点小事！”

这家伙两眼专注地在信皮上端詳了半天，忽然变得客气起来：“不巧得很，营长昨天有事过江了。敵姓王，是这儿的排长。您先生一定要見他嗎？”

“那倒不一定，这样吧，”林老板犹豫了会儿說：“兄弟带了点小貨，請王排长上船过过目吧。”

“老哥，你把我当外人看了。三太爷那边过来的人，我能含糊！姓王的在江湖上混了二十多年，讲的是个义气！”伪排长直着脖子紅着脸，唾沫四溅地大声叫着。那种“大义凜然”的样子，簡直令人作呕。

話，尽管是这样說，但他还是跟着林老板上船来